



我的父亲是暖男

□ 贾美芳

乡村的夜晚格外宁静，一觉醒来，已是大亮。我是被父亲叫醒的，还没洗漱完，老父亲已经把一大碗面端到饭桌上，催着我赶紧吃：“大早起的，不吃点东西暖暖身子怎么行。”我坐在沙发上，一阵阵豆酱爆炒葱花的香味钻进鼻子。一大碗面，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几片鲜嫩的青菜叶。本来不饿的我，竟然吃了个精光。

“你爹现在可会做饭了，我想吃啥，他就做啥。”娘一边坐起来一边笑着夸父亲。

父亲拿出血压计，让娘重新躺回被窝，给娘量血压，又在一个本子上写着什么。“这两天，血压正常了。”父亲把每次给娘测量的高压和低压全部记在本子上，稍有不稳定就去问医生，加药去药，父亲全记在心里。

我默默地看着父亲。他拿出一样一样的药，放在左手，右手端起水杯，尝一口水：“喝药吧，喝完药起床。”娘顺从地接过药，喝了下去。然后，爹帮着娘穿衣服。

自从娘患病以来，行动越来越缓慢了。父亲照顾娘细致有加，有时，娘不让父亲帮她，说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可父亲不放心，衣服帮着穿，厕所跟着上，只有在娘去大街上和别人聊天的时候，父亲才在院子里捣鼓他的小菜园，把小院打理得井然有序。

娘常说：“看咱家的小院，让你爹收拾得多好！”“我谁家也不去。到哪儿都没有咱家得劲，谁家也没有咱家住着舒服。”娘常常自豪而幸福地说。

年轻时的父亲干活利索，走路带风，是村里有名的泥瓦匠。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威严

高大，顶天立地，不知疲倦，很少见他午休。不管是地里的活，还是家里的活，也不管是自己的活，还是街坊邻居的活，他样样都会，样样都做。唯一不会的应该就是做饭了。小时候，把锅燎灶的活好像都是娘的，很少吃过父亲为我们做的饭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勤劳的父亲让娘一下子成了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记得有一次，娘对我说：“你们只管忙你们的，我有你爹照顾。你们再孝顺，也没有你爹照顾得周到。他可有耐心了，啥时候也不着

急。”“你爹是暖男。”

“暖男”是网络流行语，指那些顾家、爱家、懂得照顾伴侣，能给家人和朋友温暖的阳光男人。想不到，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娘，竟然对我说，我的父亲是暖男。



不点赞的父亲

□ 夏飞雄

父亲是个木讷的人，所谓“讷于言敏于行”，用此话形容父亲极为合适。从小到大，无论我取得何种成绩，他都不会抛来一句赞美之词。

我在农村长大，踏入村小学大门时，父亲当年的语文老师尚未退休，随后，他亦成为了我的语文教师。得益于恩师的悉心照顾以及高度自觉，我的成绩名列前茅。恩师对我的表现赞不绝口，对我用心栽培，让我当学习委员。我的奖状如雪花般贴满家中的墙壁。每有客至，母亲就会指着墙上的风景，历数我的优异表现，而一旁的父亲则默默不语。

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知晓“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故而对我取得的成绩保持缄默。我对此感到不解，常常郁结

于心。

小学毕业，我将要升入镇上的初中就读，那所学校实行全封闭管理，住读成了唯一选择。母亲总是未雨绸缪，面对即将离开父母怀抱首度单飞的我，她每每利用闲暇教我洗衣服、缝补衣袜。一开始，和别的男孩一样，笨手笨脚的我连揉搓等洗衣动作都学不会，更别提穿针引线以及缝补打结等细活了。不过，母亲的趣味教学和激励法催生了我的兴趣，她一边故意做出错误示范，一边嘲笑我能力不及。我饶有兴致且飞速提高，对于我提交的这份特殊的“入学作业”，母亲表现得十分开心，父亲则依然默默不语。

我上初中时，游戏厅如雨后天春笋遍地开花。一群不谙世事的少年，懵懂地在游戏厅内

走进走出，我也成为沉迷其中的一员，渐渐堕入游戏的深渊。初中课程难度加大，我的成绩不再耀眼夺目。父亲最担心的一幕终于发生了。得知真相后，他只说了一句话：“作为父亲，我不希望你走入歧途。我给你一周时间考虑，希望你能重振自己！”

虑及父亲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以及农家孩子的前途问题，初中后两年，我选择了但问耕耘的奋斗生涯。高中三年，晨兴夜寐，晴耕雨读。有了父亲之前的叮嘱，我似乎从中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指引，不再迷恋身外的风景。清晨五点多，我头顶星光疾行于通往校园的小路，去教室开启一天的早读时光；夜晚十一点，我时常仰望天空中的月亮和星星，一边刷题一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高中毕业后，我如愿考入省城最好的师范大学。当日，邮递员送来一份快递，母亲和我听闻后迅速从楼上冲了下来。我打开快递封口，握着大红通知书，感觉到它似乎沉甸甸的。母亲和我激动得泪如雨下，父亲回家后只是看了一眼，然后踱出家门，直至深夜时分，他才踏入家门。

上大学后，新生军训时光开启，我开始了逐梦的日子。一天，母亲打来电话，对我说，儿子，这么多年来，你父亲一直不习惯给你点赞。其实，他并非你理解的感情吝啬。每次看你取得好成绩，他暗地里比谁都开心哩！你还不知道吧？拿到通知书的那晚，他去找你大伯父喝酒，含着热泪，一个劲地念叨着“我黑蛋儿出息了”……

假嘴硬的父亲

□ 颜克存

“嘴软吃吃饭，嘴硬把活干。”在我们家，这是母亲在父亲耳边劝说最多的一句话。因为父亲性格倔强，嘴硬，从来不愿正面向母亲低头服软，所以每次父亲惹母亲生气了，母亲就懒得给父亲做饭，让他不得不自己下厨。父亲的胃实在馋得受不了了，才去求母亲，用几句甜言蜜语哄母亲开心，让母亲心甘情愿给他做饭，而后“吃香的，喝辣的”，换来一日三餐味蕾上的幸福。

母亲说，父亲虽然嘴硬，却在吃东西上嘴软，每次在她面前都挺不过三天，就又要向她示好，目的只有一个，那就

是父亲吃不来自己做的没油没盐、非咸即淡的饭，不得不低头。

记得有一年农忙时节，麦子黄了一地，麦穗在风中摇头晃脑等着父亲去收割，可就在那时，父亲却因为一些琐事冲母亲发了火，惹恼了母亲，还拒绝低头认错。母亲一气之下当起了甩手掌柜，不给父亲做饭吃了。刚开始，父亲表现得挺硬气，面对母亲的故意“为难”就是不服软，还自顾自地嘟囔：“不就是做饭嘛！好像我不会似的。”于是父亲一边忙着收麦子，一边忙着做饭，赌气吃了三天稀饭，而且连一口菜都不要。可没过两天，父亲就有些受不

了了，偷偷让我去当说客，劝母亲别生气了，还让我跟母亲说，他已经知道错了，希望母亲“大人不记小人过”，帮着做顿饭。

在我这个传话筒的帮助下，父亲的心声很快就传到了母亲耳朵里，母亲自然也高兴地原谅了父亲。于是经过母亲一番忙活，香喷喷的饭菜当天就端上了餐桌。看父亲坐在桌边吃得津津有味，母亲忍不住笑话他：“你不是说自己会下厨嘛，这么快就吃不惯自己做的饭了？你不是硬气嘛，怎么三天不到就没志气了。咋又给娃娃说让我给你做饭吃呢？”听了母亲的话，父亲满眼笑意，但又

不好意思当面承认，只好给我使眼色，难为情地把这一切都推在我身上：“那不是因为你厨艺好，你做的饭娃爱吃嘛！我只是跟着沾个光而已！”听了父亲的回答，我没有作声，随即就听母亲说道：“就是死鸭子一只——嘴硬。不承认我也知道。”就这样，父亲的嘴硬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败给了母亲，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现如今，父亲老了，虽然他嘴硬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我却从他嘴硬的背后发现了他掩藏不住的不善表达的深情。就如母亲说的一样，他的嘴硬，一辈子都是假的，全是装出来的。

父爱不曾离开

□ 毕学文

在每个寂静的日子，我都在心里为您写一封信
这封至今没有寄出的信
已写了29年
虽然那片故土，正在改变模样
但我相信，这封信终会送达

您离开时，您的孙女才刚出生
她不会明白，失去了父爱
我该面对几多风雨
您给我留下的遗物，仅是一块手表
是您佩戴了多年的心爱之物
我想您的时候
会悄悄地拿出来，抚摸着它
如同触到了您的体温
表上的指针，早已停了
停在您离开的那个时辰
就像您的爱，不曾离开

每年我都会去看您，不仅仅在这一天
家里的事，您都知道
母亲和我们一起生活
坚强的她，更想念您
只是不说
她的爱愈久，会愈深沉
您的孙女也长大了
一个南方的小伙子，深爱着她
日子过得一切都好
虽然离您远了
但一想到草色青青、远山含黛的故园
觉得您还在
还在我的生命中
想到您，明天就没有困难

父爱虽逝，老去的只是时间
当我也成了一位父亲
我才品味到父爱的含义
才读懂了您的含蓄和无言
今天，当我把这封写给您的信
寄回故乡时
我看到您像一棵大树，站在村口
那满树的青枝绿叶，还在为回家的孩子
遮风挡雨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邮箱：lzc b f k @ 126.com，或登录“文学现场”网站，选择晨报《齐迹》副刊板块投稿。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开户名、账号、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谢绝一稿多投。